

外祖父是怡保的殷商，母亲自小要啥有啥。呼风，风疾飞而至；唤雨，雨倾盆而来。然而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蹂躏的铁蹄改变了一切。经过了几乎连性命也不保而民族尊严丧尽的磨难之后，母亲性格转向淡泊。

与被誉为抗日英雄的父亲一见钟情而共结连理之后，亲情变成了母亲世界里的全部。如果说处于少年时期的她是飞旋于林野间任性无羁的风，那么，成了少妇的她，就是淡淡回旋于树梢的风，内敛而又沉着，带着冷眼看世情的睿智。假如说风也有色有香的话，此时的母亲，就像一缕熏染着清凉草香的、已达于哲学的境界。

婚后初期，家徒四壁的清贫，连一枚白金戒指也成了不可一得的奢侈品，然而，母亲从来就不曾引以为憾。偶尔妯娌间有刻意炫耀的行为，母亲也总是云淡风轻地微笑，那种超然物外的豁达，已达于哲学的境界。

大家都认为母亲两袖清风，可是，心思敏锐的我，自小便注意到，她柜子里的一个抽屉，总是讳莫如深地上了锁。我忖度，也许家境殷实的外祖母给了母亲几件“传家宝”，有一天，当山穷水尽时，这些宝物，便会像阿拉丁灯灯里的巨人一样，跳出来，为我们化解危机。正因为母亲恃无恐，她总不经意地流露着泰山压于顶而色不变的安然与恬然。

慢慢地，家境转佳，惯常以罐头食品打发膳食的我们，也能美美地吃上新鲜的鸡鸭

母亲的宝贝

(新加坡)尤 今

鱼肉、大虾大蟹了。

这时，我注意到，母亲的柜子，又多了一个上锁的抽屉了。

手头宽裕的父亲，开始为母亲选购首饰了。一个翠绿通透的玉手镯、一枚纯金雕花的金戒指、一只晶莹灿烂的钻石坠子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心爱女人很深的宠；这样一种细腻的心意，母亲当然深切而又深刻地感受到的。

晚上有酬酢时，穿上旗袍的母亲，佩戴着珍珠项链；那一颗颗洁白的珍珠，像一只只浑圆的萤火虫，静静地散发着绚烂的光泽，既淡雅、又华丽。我呆呆地看着，觉得母亲像是从插图里走出来的仕女，有一股掩盖不住的气韵。

有了两只上锁的抽屉，母亲在心理上是很富足的。然而，让早熟的我觉得很纳闷的是，母亲从来不曾亮出过外祖母给她的“传家宝”。那只抽屉，就像是一只无法撬开的核桃，忠心耿耿地守护着不能向外宣泄的秘密。

这个秘密，终于在一场震惊全国的火灾里，出其不意地揭开了。

那是一个燥热得天和地都在狂烈地自焚的下午，母亲在屋子里为么弟缝缀睡衣，忽

闻屋外人声鼎沸，母亲冲出去看，惊愕欲绝地发现附近一个偌大的贫民窟已陷落火海，嚣张的火焰，狰狞地把天空烤得焦黑；助纣为虐的风，正幸灾乐祸地让火势四处飞窜。脸青唇白的左邻右舍都飞奔回家，把值钱的东西大包小包拼命往外拽。

母亲三步并两步地冲回家里，飞快地从一个隐秘的地方取出钥匙，打开第一格抽屉。抽屉里，躺着一个褐色的牛皮信封。她快速取出，稳稳地夹在腋下，一手抱起三岁的么儿、一手拉着十岁的次子，然后，对着十三岁长女说道：“快，牵你妹妹，跟我来。”对柜子里和屋子里任何其他的东西，母亲视若无睹。

她快如旋风地走，走走走，脚步碎而不乱，走了远远好远，走到远离灾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才停住脚步。

母亲身上，分文全无；围绕在她身畔的，是她四个亲爱的孩子。此刻，闪烁在她眸子里的，是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的欣慰，是一种比腰缠万贯更为实在的感觉。

这一场造成无数人流离失所的大火灾被扑灭后，我们安然回返家门后，母亲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不肯妥协的牛皮袋子重新锁进抽屉里。

褐色的牛皮袋子里，装着的是我们一家子的出生纸和身份证。除了宝贵的性命外，那是母亲在任何时候都不愿失去的——她和一家子的身份证明。

在新西兰辽阔的土地上，生长着欲与成人试比高的火山草。蓬蓬勃勃，粗粗壮壮，一丛丛，一捧捧，几乎是抱团涌向一望无际的天涯。犹若女子刚焗油的金发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；风过处，如大河之水，浩荡有声。

新西兰是地震和火山多发之国。当地人讲，火山喷发时大地汹涌着滚烫的岩浆，隆隆声里冒出黑烟，天空

也被染红、熏黑，所有的树木花草焚烧成灰烬，满目恐怖凄凉。可不承想两年后，在这片焦土上竟然长出了

金黄色的小草，长势凶猛，向着四面八方蔓延，连成一片漂亮的黄金海。就像奇异果一样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草，就称它们为火山草。我问，到春天它们可是绿色的吧？不，永远都是金黄色；我又问，草堆里有蛇吗？当地人惊异地看了我一眼，问得好，影儿也不曾见，能在这种土壤生存的只有火山草，这草啊，当地人踹了一下大拇指。

我一时无语。火山，就像强权暴君残酷虐杀生灵。想当年，这些嫩绿轻柔的纤纤小草是如何在烈火的炼狱中，向死而生，把根留住的；它们犹如涅槃后再生，再生时已不是昔日的体态容貌了。瞧，我又有有点异想天开了：这些草的内部一定贮存着有关火山与生存的种神秘信息、符号与记录吧？像历经磨难的人一样，这是一些有着故事的草，但我又如何读得懂，只有上帝知道。

面对着那奔腾的火焰般的灵魂，众多令我敬慕的英雄人物一一掠过眼前。而流逝的年华中，自己面临逆境时曾有过挑战意味的种种记忆也向我涌来。然而，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，身子不由自主地走进火山草的队伍里，瞬间便被淹没了。

于是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便经常怀想起神威的火山草，新西兰的英雄草。

火山草

张 烨



世间行走，林下为家。无尽苍茫，一片寒鸦。老 树



上海，她的城

淳 子

1920年9月，她出生在上海苏州河边，一栋维多利亚红砖的大房子里。1941年12月，抗战终止了她的大学生涯。1942年她与梅兰芳同船，回到上海。

沦陷的上海，张爱玲高举“出名要趁早”的旗帜，依仗绝色才情，一夜牡丹，刺啦啦，没有顾忌地开遍城池。

上海给了张爱玲许诺，张爱玲用绝世传奇回报了上海。即使是香港故事，她在书写的时候，亦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，以为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文不达意的地方。

盛名之时，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苏青的背影，如同一个人高高地站在舞台上。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。

在这个城里，张爱玲有过一段乱世情缘。她和他，一段孽缘。维持一年多，终于离婚。

1955年，张爱玲经香港去美国，她要去实现她的天才梦。

在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《小团圆》里，美国四十年，似乎只有三件事：一是堕胎，二是躲虱子，三是顽强地书写记忆里的上海。

她的第二段婚姻，在堕胎、丈夫赖账不断中风最后去世中仓促结束；十七岁，她写：“生命如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。”一语成讖。在洛杉矶，为了躲避虱子和各类小虫子，她如临大敌，一个人，搬家180多次。

1992年2月25日，张爱玲去文具店买授权书，顺便买了遗嘱表格。张爱玲写信给宋淇夫妇，嘱托：“还有钱剩下的话，我想（一）用在我的作品上，例如请高

手译，没出版的出版……”她写来写去，无论中文还是英文，都是上海。生命最后，她念及的还是自己的作品。

1993年5月，我坐在上海常德公寓张爱玲家门前，《金锁记》《封锁》《心经》《年轻的时候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《色 戒》等文本，在一米空间里，在我的心里，静静上演。此后的日子，张爱玲的文本是地图，她的兀自燃烧的句子是指南针，我如夸父逐日，有冬无夏，跟随她的绣花鞋，在她的城里，推开一扇又一扇她居住过的房门，呼吸着她的空气，拼贴出她的故事发生的场景。

1995年7月25日，张爱玲依旧遭受着皮肤病

的折磨。照射日光浴回来，信箱里发现一只跳蚤，大惊失色，把衣服装进垃圾袋，开了门，在沉沉的夜色下，寻找钢丝垃圾篓。高度近视眼，看不分明，跌跌撞撞，走了几个街区，均不见往日比比皆是垃圾篓。累了，步履越发沉重起来，不得已，把一团衣服抛于一条小街的转角，然后，如同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慌张地回到公寓，半天，心里还是惴惴不安。这一天，她给宋淇夫妇写了信。信里说，香港导演王家卫要拍《半生缘》，寄了他作品的录影带，但是她不知道如何播放。

这是她写给宋淇夫妇的最后的一封信。

1995年9月8日，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家里的电话响了，拿起听筒，一个陌生的声音，是张爱玲公司的经理。那个声音说，那位中国老太太去世了。

生命太长，也太短。当我进入张爱玲生命最后的公寓时，我依旧能够感受到她的气息；香奈儿5号的气息。这是她最爱的香水牌子。2014年9月，我坐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特别收藏部，桌子上，放着张爱玲的书信、作品的手稿，一共六个箱子。这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全部。抚摸着张爱玲的字迹，似梦似幻似隔世。从1993年写作张爱玲至今，我用了21年的时间才来到这里的。窗外，鸟儿的鸣叫高亢嘹亮，我仿佛看见夸父弃杖的地方一片桃花。

张爱玲曾经回来过——在花开的时候。

本文为《花开——张爱玲上半生》（三联出版社）后记



谁带帐篷，互通有无……之前在群里相好的娃娃亲们，更是摩拳擦掌等候“亲家”会面，甚至把当天打算给娃装扮的衣着也上传到了微信群里，要遥控配个情侣装。

聚会当天一大早，微信群里就闹开了花。先到聚会点的，开始直播湖畔美景，小视频连

有群千里来相聚

松 妈

番轰炸。后来的，急着喊先到的“共享位置”，好去碰头。我则把自己精确定位在饭店旁边，让还在路上的循着GPS投奔而来。原本担心大家未曾谋面，见到会冷场……可是到底平日在群里聊育儿、扯婆媳、说八卦的情谊深厚，大家见面毫不生分。虽然都不清楚对方真实姓名身份，只知道以某某爸、某某妈相称，依旧聊得手舞足蹈，连脑满肠肥的大闸蟹都撒在了一边。

一个写作者，始终在探讨如何才能写出让自己、让读者更为满意、更为深刻的作品，这是所有写作者为之向往的境界。探讨“写什么、怎么写”，也是一个写作者内心必做的功课。怎样的作品才能让自己和读者满意、赞颂，这个命题看上去似乎简单、直接、明确，但令人不安的是，确时常会让写作者懵懂、错愕、迷失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“改革开放”，不仅是在思想领域、经济领域，文学创作也是如此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欧美文学、拉美文学的创作手法蜂拥而至，精神与思想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作家，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维度中，忽然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，原来除了“写什么”之外，还有那么多的“怎么写”——意识流、超现实、后现代、魔幻现实……于是许多作家抛弃传统，开始拼命地“先锋”起来，甚至更有人惊天动地地扬言，我的作品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，别人看不懂，与我何干？

应该承认，那是一段狂躁而又纷乱的日子。很快这种所谓的“作家个性”和“写作立场”没有风行多久，就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。文学作品迅速被边缘化了。文学创作俨然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，写作者远离生活和现实，把写作变为一种自我把玩、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。

当从纷乱、喧哗、躁动，回归平静、理性、深远，我们蓦然发现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被誉为“俄罗斯的深度”，是因为他写出了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”；海明威之所以被人牢记，是因为他写出了与大海搏斗到最后一刻捕鱼老人的不屈性格；杰克·伦敦的作品之所以还在书本上被孩子们朗读，是因为他通过悲壮故事，展示了人性伟大、坚强的“热爱生命”的精神；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强劲标记，是因为他笔下有“悲苦不幸的祥林嫂”和“从快乐的少年走向中年木讷的闰土”；艾青的诗歌广泛流传，是因为他把保姆比作生养他的村庄“大堰河”……抒写更广泛的大多数，抒写普通人的命运与追求，才是写作者真正的写作价值，才是文学作品不朽的根本所在。

追求所谓的“自我意识”，抒写所谓的“个人经验”，与误读欧美文学有着撕扯不开的原因。在总是关注欧美文学创作技巧的同时，忽略了他们作品的精神内涵。其实在欧美国家，许多优秀作家持之以恒地在“抒写更广泛的大多数”，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也有着极为庞大的读者市场。美国作家爱德华·

P.琼斯的《已知的世界》、杜鲁门·卡波特的《冷血》，都是关注“普通人群”的优秀作品。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，在他的理论著作《行话》中与意大利作家对谈时，还以“二战”时期深陷德军集中营的一个意大利木匠的不屈精神作为“文学案例”进行创作上的理论阐述。还有那些获得过“诺奖”的作家。比如曾经做过木匠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，获奖后面对记者曾认真地地说，创作犹如木匠做椅子。在那样高兴的时刻还没忘记自己过往的普通人的经历。同样获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面对祝贺的人群，真诚地说我写的那些获奖作品都是给大人们看的，我最愿意写的，其实是给孩子们读的童话。

抒写人的心灵，抒写寒冷中的温暖，抒写向往与遥想，永远都是写作者所秉持的立场与观念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“作家应该是一名水手”。水手是要远航的，但无论怎样远航，航船终究还要靠岸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怎样放飞想象的翅膀，一定都要脚踏实地的大地。

地平线，是一条美好的线。同时也是一条文学创作规律的线。

看上去，一切都围绕在舌尖的周围。其实，没有网络上的咫尺天涯，何来见面时的惺惺相惜。有网千里来相聚，网友们下次见。

没有“风雨”的旅程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夜光杯

十日谈

“互联网+”生活